

栽秧酒

“栽秧子的酒，打谷子的饭。”栽秧子、打谷子这两样农活最苦、最累，特别是栽秧子处于最忙节令，栽秧子的人酒喝安逸了，才算主人家大方。

农历三月初，农民开始平整秧母田，浸泡谷种。等谷种破口发芽后，便均匀地撒在秧母田的厢上，用细肥土覆盖。为防止雀鸟啄食，在田里要绑几个稻草人，吊上几片笋壳，风一吹，笋壳“嘎嘎”作响起驱吓作用。秧苗经过三十多天生长，便开始移栽。

栽秧子是个技术活，要做到秧苗均匀、一排五窝，间距

合适、栽得端直，以利采光通风。那年月，我算是栽秧高手，生产队年年在一块八亩多的大田里开秧门，我第一个下田，在田中间“搭秧头”做示范，根据秧苗品种决定行距尺寸，后边二十多个人依次下田跟着栽。

栽秧酒具有仪式感。川北农村时兴“十大碗”，喝的是白酒、啤酒、红酒还有饮料，大家推杯换盏，你一言我一语非常热闹。

先有年轻小伙子唱道：“大田栽秧行对行，中间留个鲤鱼塘。情哥过路好洗澡，情妹过路好歇凉。”“大田栽秧忙又忙，幺妹儿晒得汗水淌；一

对鲤鱼扁担长，小的送给丈母娘。丈母娘啊，丈母娘，你老莫嫌鲤鱼小。”有时，我也会凑个热闹说唱道：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静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栽秧是个体力活，通过摆龙门阵，说四言八句，唱山歌子，大家可以消除劳累和疲惫，充满干劲和活力。

打谷子的饭就简单多了。秋天农民打谷子，虽然劳动强度大，劳作时间长，但只要白米干饭、鸡鸭鱼肉吃饱了，就能确保颗粒归仓。

“栽秧子的酒，打谷子的饭。”这些记忆，总让我魂牵梦萦。

□肖洪江

柴花子

李劫人在他的小说《死水微澜》中，谈到成都公馆里，厨房烧的是柴花子。

我儿时生活在农村，成都平原沟渠纵横，沟边河边，过去大多栽有一种速生树——桉木。桉木易栽易活，长得又快，四五年就可长到碗口那么粗。杜甫诗曰“饱闻桉木三年大，与致溪边十亩阴”，这种树由于长得快，本质不坚硬，既不能作梁栋，也不能作家具，只能当柴烧。

柴花子，指的是把砍下的桉木树除去枝丫，锯成一节节，然后用斧头劈成四块。但这是湿柴花子，还不能当柴烧。为了将它变成包包里的钱，娃娃们便帮着大人码柴花子，把一节节湿柴花子横二竖二摆成井字型，然后一层层码上去。柴花子码成宝塔，干得快，很快就可变成干柴花子，扎成捆，能卖个好价钱。

柴花子，过去主要是有钱人家的柴货，火力大。柴花子

□张文海

烧完后，木质碳化，这时应马上火钳夹出，密闭在一瓦坛中，冷了就变成黑色的木炭，俗称腐渣（儿）。腐渣（儿）也是好东西，冬天用于烘笼取暖，可燃一个通宵。裁缝烧熨铁，也是用腐渣（儿）加热。

桉木树下，农村人喜欢种两窝泥爬豆（扁豆），泥爬豆便巾中吊吊挂满树枝，很好看。桉木笔直向上，不枝不蔓，喜鹊喜欢在上面筑窝，而树下常伴生一种桉木菌，是蘑菇珍品，很好吃。

□陈世渝

摆杂

重庆方言摆杂，指的逗是多余、花哨、夸张的动作。

我经常在菜市场买菜，有个50来岁菜贩的卖菜方式与众不同，除了爱吆喝，摆杂过场嘿门多。比如，茄子、海椒、嫩苞谷等时令蔬菜出来了，他逗弄两株带杆杆和叶子的茄子、海椒和嫩苞谷，摆在摊位上“现场直播”，不停地吆喝：“快来买啊，新鲜惨了。”以此招徕顾

客。其他卖菜的人说他是言贩子，摆杂多。

一个农村崽儿在闹市摆了个擦鞋摊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他擦鞋时故意做出嘿大的阵仗，两只手来回夸张地摆动，看他擦鞋逗像看把戏，有的顾客说逗是冲着他摆杂多才来找他擦鞋。出了名，人气旺，他还上过电视。慢慢地，他在城头买了房，结婚生子。他的擦鞋摊早逗鸟枪换炮，增

加了抛光机，实现了半机械化，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。勒哈，他除了擦鞋，还承接修伞、配钥匙、捅下水道等等业务，日子越来越好。

我问他成功的秘诀，他笑扯扯说：“别个说我擦鞋摆杂多，阵仗大，那不过只是个噱头。你不把鞋子擦好，给顾客服务好，哪个来找你哟？！”

勒娃看起来没得啥子文化，说的话却嘿有哲理。

□胡华强

欢喜

在老家渝西一带，“欢喜”一词读作“huāi xǐ”。“欢喜”有三个意思：一是“高兴”“快乐”“兴奋”的意思，跟词典上的一般用法相同；二是“喜乐”“乐观”“幽默”的意思；三是“看上了”“满意”的意思。后两项，属于方言的用法。

有个同事的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在一个饭店宴请亲朋。开席前，他站起来大声说道：“各位亲朋，各位好友，今天我不啰嗦，直接宣布——欢喜大会现在开始！”“欢喜大会”说法一出，宾客还未举箸，气氛几至鼎沸。此为“欢喜”的本意，但是这样一表达，就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。这也不意外，因为这个同事本来就

是一个公认的“欢喜人”。

说某人“很欢喜”，就是这个人很喜乐。比如这人开朗幽默，热情宽容，既爱开别人的玩笑也爱自我解嘲。总之，“欢喜人”带给周围的是热情，是轻松，甚至是忘掉痛苦和悲伤的某种力量。比如：“何二莽其实很欢喜，遇到对了的人，哪怕是当掉密裤儿也要请朋友喝酒。”欢喜人乐观豁达，人们常常评价其“嘿好耍”！

我有一个伯父，常年在家附近的镇上做小生意。他爱喝点小酒，一走路就要旁若无人的唱歌。只要一听见院子外面有“太阳那个出来照四方”的歌声，我们就知道他回来了。接着一定会听到他

大声地朗诵：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他一辈子经历坎坷，但是他的歌声和朗诵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“欢喜人”。

女子大了，就要“放人户”；男子大了，就要“配媳妇”。在媒人的撮合下，双方见面，一旦“对眼”，同意确定恋爱关系，就谓之“欢喜”。有人问：“今天你家芳芳去看人户，欢喜没得嘛？”对方回答：“欢喜了，他们年轻人的事他们自己做主。”有人问：“高家大妹子欢喜的哪个当的人户嘛？”对方回答：“听说是场口歪朝门蒋家的幺儿。”两情相悦，自然是美好的事情。欢喜，当然值得欢喜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吃伤

□梁扬进

听母亲说，我小时候喜欢吃面包，爸妈惯式（溺爱）我，天天买给我吃，后来硬是吃伤了，我看见面包就摇头。对此我持怀疑态度。我知道爸妈爱我，但是这段历史我毫无印象。我出生在困难年代，家庭条件很差，哪里还有条件吃昂贵的面包？后来，大我10余岁的小嬢亲口证实，我是家里的长子，父母十分疼爱我，家里勒紧裤腰带满足我的生活要求。当时看到我天天吃面包，小嬢羡慕得要命。

小时候常吃洋芋，我可是真的吃伤了。然而对于儿

子来说，一桌酒席大餐没有洋芋的话，他总是会觉得少了什么。几年前他从国外回来，刚吃过晚饭，他忽然想吃洋芋。这么简单的要求，我自然不能反对，只是不理解，儿子咋个从小吃到大，对洋芋硬是吃不伤？

让我疑惑的是，伴随了我几十年的红苕，我却一点也不吃不伤。而下一辈人普遍不喜欢吃红苕。我觉得香甜软糯的红苕是人间最廉价、最美味可口的日常美食，孩子们就是不喜欢。我儿子说，这就是代沟。我竟无言以对。

亮花雀儿和胖腿儿

□卢鑫

也许是老家挨着湖北的缘故，我们那儿的方言和主流四川话不太一致。很多东西的叫法都不同，比如“亮花雀儿”和“胖腿儿”。

“亮花雀儿”其实就是萤火虫。按照发音来辨别，可能是“亮花雀儿”，也可能是“亮花裙儿”，因为老家“雀儿”跟“裙儿”是一样的发音。不过，两个发音都别有诗意。“亮花雀儿”，把萤火虫比作鸟儿，有一种“蜂鸟”的感觉。微型小鸟在夏夜飞扑，简直不要太美！叫“亮花

裙儿”呢，绚烂的氛围顿时产生，就像小小飞天在空中飞扬，它们穿的花裙子熠熠生辉，惹人注目。

“胖腿儿”指的是“蝌蚪”。相信大家都见过蝌蚪，我们小时候经常从塘沟里捉蝌蚪来养。没过几天，就会看到大头蝌蚪们后面两条胖胖的腿长出来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前面两条小胖腿也长出来。最后尾巴退化，变成小青蛙。称呼它们“胖腿儿”，把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都给描画到位了。

狗坐筲筲

□杨明庆

四川人的幽默是带着方言味的。比如有句话叫狗坐轿子——不识抬举。到了四川，人们把它改成了：狗坐筲筲——不识抬举。意思还是那么个意思，但幽默的程度似乎增加了一些。

筲筲，是农村常见的盛装东西的器物，用竹篾编制而成。它形如撮箕，但比撮箕大一号；与筲箕或背筲不同的是，它有一个像铲子一样的开口，只需一个“铲”或者“掀”的动作，便能将红苕、洋芋等轻松装进去。

两个筲筲还能凑成一对，只需加上一根扁担，就可以变成一副“挑子”。

过去在农村，挑着一副筲筲下地，或者前往集市卖菜的村民随处可见。有些妇女有事出门，因家中年幼的小孩无人照看，便将娃儿放进其中一只筲筲，另一只则装着种子或者肥料。只要两只筲筲的重量差不多，就能保持挑子的平衡，然后妇女挑着筲筲晃悠悠地赶往目的地。

小孩坐筲筲，一点也不奇怪。狗坐筲筲，却不会规规矩矩地坐上去，肯定会七拱八翘，甚至撒腿就跑、一阵乱叫，它哪里享受得了这等优厚的“待遇”，所以才引申出了“不识抬举”这层意思。